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  
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癩 隔牆花三生爭密約

〔滿江紅〕詞：燕子樓中，又捱過幾分秋色。相思處，青樓如夢，乘鸞仙客。佩玉暗消衣帶恨，淚珠斜透花鈿側。最無端蕉影上紗窗，青燈。曲池散，高台滅，人間事，何堪說。向南陽陌上，滿襟淚血。世態便如翻覆雨，妾身那似團圓月。笑樂昌一段好風流，菱花缺。

單說這孫媒婆奉著金二官人的命來說娶孔千戶女兒梅玉為妾，說了半日，孔千戶娘子不肯，不料女兒梅玉自己甘心情願要嫁，做娘的見女兒長成，有了年紀，不知將來尋甚麼樣人家，沒奈何只得依從他，也沒說財禮。孫媒得不的一聲，喜得走出門去，望金達懶府裡去了。原來這金二舍人，番名哈目兒，娶得一房妻小，是粘罕將軍家女兒，又丑又妒，綽號母夜叉，天生的番性，常是帶著兩口刀，扯得硬弓，射得好箭，馬上打圍，和金營番將一樣，打扮極是粗惡的。金二官人生得白面朱唇，倒象個女兒一般，動不動見了渾家，不是打就是罵，回不出句話來。卻又不遵家法，時常在外眠花臥柳，串巢窩，鑽狗洞，包著個婊子李嬌兒，一兩夜不回家來。渾家知道，就是一頓馬鞭子，打得望影也怕。今日背著渾家又要作舊話，該梅玉受苦，大睜著眼往火炕裡跳。也是前生各人的冤孽，孔家母子哪裡知道。

這孫媒婆聽得許了親，指望騙著媒錢，吃喜酒，往金二官人處回話。到了府前，金二官人打圍去了。等到天晚回來，金二官人見孫媒婆回話，悄悄扯到一間空房裡，說道：「他母親不肯嫁，是女兒聽了。聽得二爺一表人才，只圖個好配，連財禮也沒說。可不知二爺肯出多少財禮？依著這樣人才，少也得百十兩銀子，才完得事。」金二官人便道：「許他五十兩銀子，兩對尺頭兩隻羊，兩樽酒，再送十幾件釵環首飾，著個小轎子抬進來罷。」說畢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可有一件事，這府裡沒處安插他，等我尋個小小的房兒，兩下住著，他母子們往來方便些。」孫媒婆道：「可知好哩，他娘們正愁著怕不方便。如金二爺肯出一付好心，在外邊住著，這就是兩頭大，那裡算是娶得個小奶奶麼。二爺快尋下宅子，管情好日子就過門來。只是老身的媒錢，托賴二爺，多多賞些。我不知費了多少工夫，才說得成，他娘們那個是願意的？」

說著話，金二官人忙叫取歷頭來看好日子，就去行媒禮罷，再揀個黃道日過門。即有家兵送過一本曆日看了，是八月十一日宜結婚姻、會親友、行媒禮，八月十六日進人口黃道吉日，喜神臨門，定是成婚的。計較已定，賞了孫媒伍錢銀子，笑著去了。

卻說這孔千戶娘子和梅玉自那日孫媒去了，又不知金二官人是甚麼人，黎指揮娘子和金桂姐時常過來問道：「這件事還該打聽打聽，才該許口。他一個金朝的將爺家，不知深淺，姑娘怎麼就輕輕許了。知道後來怎麼樣兒？」怎當得梅玉一心信那孫媒婆的話，只要貪金二舍人是個風流女婿，恨不得一時間倒在他懷裡，才稱了心願。

到了晚間，金桂姐請梅玉去房中同歇，各敘心情。取了一壺燒酒，兩塊薰豆腐乾，又是一大塊豬大腸。孔千戶娘子吃了兩鍾，不耐煩先去睡了。待不多時，黎指揮娘子也去了。只落下金、玉姊妹二人，在炕上腿盤著腿兒，把燒酒斟著一個鍾裡，一遞一口兒。吃到樂處，金桂道：「梅姐姐，你眼前喜事臨門，咱姊妹們會少離多了！」說著話不覺的流下淚來。梅玉道：「咱姊妹兩個，自幼兒一生一條，唇不離腮的，長了三四歲，各人隨著爹娘上了任，也只道不得相逢了，誰想到了十五六歲，回來東京又住在一處，也是前緣。咱兩個從來沒有面紅面赤的，今日我這件親事，不知怎樣的結果哩。閉著兩個眼兒，一憑天罷了。」金桂道：「一個北朝的官家，不知他家下性兒好歹，姐姐你也還該慢慢的打聽打聽，因何一句話就許了，」梅玉道：「姐姐你還不知道，我想想咱一個孤兒寡婦，窮了的武職家，將來有甚麼好人家來提親？少不得也是落在那等窮人家去，掙一口吃一口。到了官宦人家，要有緣法，生下一男半女，還有個起發的日子。」望著金桂道：「只這前日來的劉姐夫，就是樣子了。一時間隨著個不長進的漢子，死又不得死，活又活不得，兩手捧著個刺蝟，還不知怎麼樣兒哩！」說得金桂姐眼裡流下淚來，把一鍾酒放下，也不吃了。便道：「姐姐，你去了，撇下我和這劉癩子，還不知怎麼樣兒？他又發話去府縣告俺賴他的親，將來出乖露醜的。我要不得退這親，只是一條繩子就完了，那有還過這日子的。」梅玉道：「你也不要性急，天生一個人兒，誰就知道前後的事，誰道天生下咱兩個這樣一對人兒，單叫咱受苦。自幼兒隨著爹娘遇著兵荒馬亂，一日好日子沒過，如今長成一對人兒，就比著那富貴官宦人家女兒也不見怎的不如他。只是他們命好，生下來穿綾著錦，偏是有那風流才子俊俏的書生和他合配，四時八節，有花有酒，夫妻們相親相敬的，也不枉了托生一個人。似咱們少吃沒穿，一尺鞋面布兒去，問誰要？賭氣也不過這樣日子，不管他做大做小，是我前生的命。」金桂道：「只說那金二官人，一個好風流人兒，終日在巢窩裡包著粉頭，就是個知趣的。你得他配了對兒，到了好處，也不想我了！」說到這裡，兩人又笑成一塊，不覺春心鼓動，犯了從前的病。金桂道：「從今年沒和你一個被窩裡睡，只怕忘了我。又眼前摸著個人兒，我也要咒得你那裡肉跳。」梅玉道：「咱睡了罷。」各人起來，收了壺盞，使水嗽了口，又取些水洗淨下身，手換上睡鞋，鋪下被窩，把燈一吹滅。

那時七月天氣正熱，把小窗開了，放進月色進來，照到床中，愈益清澄明澈。你瞧我，我瞧你，愈瞧愈愛，愈愛愈瞧，愛到個情不自禁，那裡還顧什麼禮義廉恥，更論不到貞靜幽嫻。這個叫聲「我的親哥哥」，那個答應叫道：「我的心肝姐姐」，沒般不要，那裡象是良家女子，就是積年的娼妓，也沒有這等的。

要到四更，金桂道：「咱姊妹不久兩下分離，你東我西，不知何年相會，實實的捨不得。咱聽得男子和情人相厚了，有剪頭髮炙香癩的。咱兩個俱是女人，剪下頭髮也沒用。到明日夜裡，炙個香癩兒，在這要緊皮肉上，不要叫男人瞧見，日後你見了癩兒，好想我；我見癩兒也好想你。」梅玉道：「不知使甚麼燒，只怕疼起來，忍不住，叫得奶奶聽見，到好笑哩。」金桂道：「聽得說，只用一個燒過的香頭兒，以小艾焙大麥粒一般，點上香，不消一口茶就完了，略疼一疼，就不疼了，那黑點兒到老也是不退的。你明日先炙我一炷看看。」笑得個梅玉在被窩裡摸著金桂的花兒道：「我明日單在這上邊炙一炷香，叫你常想著我。」金桂姐也摸著他乳頭道：「我只炙在這點白光皮肉上，留下你那寶貝兒，眼前就用著快活了。」

大家又頑到不可言處，摸到天明才起來，各人家去梳洗。果然後來二人各燒香一炷，梅玉且先點著香，手裡亂顫，金桂自己把腿擎起，見梅玉不點，自使手兒接來燒了三炷，口裡叫哥哥，兩眼朦朧，倒似睡著一般，慌得個梅玉用口吹手摸不迭。梅玉只得脫了紅紗抹胸兒，露出兩朵潔淨尖圓好奶頭，宛似雞豆樣。金桂低聲叫道：「心肝妹妹，自自在在燒著，真好情人，自是不疼了。」梅玉果然依他，一一聽他播弄，一炷炙在乳下，疼得梅玉口中無般不叫：「疼死我了。」後自晝夜不離，輪番上下戲弄，好像男女相似。分明形質有觸，即是因宿債未清，故爾轉世現報。有詩為證。

詩曰：

天人相合自然全，不用陰陽二物連。

待得男來女亦至，何勞塵世被情牽。

又：

陰交濃處一陽先，二物無為體自全。

收得陰精陽亦出，請著大道悟玄玄。

忽一日，黎指揮娘子坐著，法華庵姑子過來說：「大覺寺福清老爺傳了信來，請黎奶奶、孔奶奶搬移在大覺寺西側房去住。如今都收拾起來，兩僧房有四個好菜園，請你老人家去，也好做些鞋腳，常常說句話也方便些。」孔千戶娘子道：「我這裡因女兒人家提親，不知幾時就出門，那裡還去搬移。只好黎奶奶娘們自去罷了。」黎指揮娘子道：「前日老師傳說，留俺在寺裡去住，倒也方便。如今孔奶奶娘們有了親家，撇的我去了。我一個人住著孤孤的，倒不如撇了去罷。」就取歷頭來看道：「八月十六日好

日子，有掃舍移徙安磨。正是中秋，先一日到寺裡燒了香好搬。」說畢，老姑子過去了。

孫媒進得門，滿臉堆下笑來道：「我可來報喜哩。金二爺的聽孔奶奶許了親，恨不得一霎時就到手裡，賞了我一兩銀子道：『你往他女家討喜分去罷。』安排兩對緞尺頭、羊酒果食盒兒，件件俱全，問道你這裡要什麼財禮。我說道：一家親戚，正經男婚女嫁的，有甚多少？你少也得三十兩銀子去壓果面好看。可不知你老人家心下如何？要圖門面，他領人馬迎娶件件是大營裡有的，一個王爺家，不消費事。只怕你這邊沒有坐處，二三十兩銀子，還不夠擺酒席哩，沒得倒著人家張揚得都知道，是嫁了女兒做小了。倒不如啞崢崢折了盒禮送進來，你這裡只備一桌酒菜，待了他家的官兒，還費不多。」孔千戶娘子點了點頭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到那日先來說聲，我也好備下桌菜兒。」孫媒又吃了一壺茶，袖著些果子去了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八月十一日。孔千戶自從死後，沒有甚麼親戚，母女二人早起來，掃得地光光的，要等金二官人來下禮。黎指揮娘女也來助忙，擺下了一張桌面。只見等到晨飯後，先是兩抬食盒，兩擔泥頭酒，兩隻羊，俱是紅粉繩兒牽著。孫媒婆領著進門，都是營裡番兵挑著進來，把個小院子站滿了，揭起盒擔，打發番兵們門前冷酒店坐下，管待去了。孫媒婆把五十兩銀扣起兩封，籠在袖裡，還有三大封銀子使紅封套兒封著，放在一個泥金皮匣裡。待不多時，金二官人騎馬，穿著天藍金壽紗外套，大紅金蟒結羅箭衣，錦帽雲靴，領了十數個番漢，騎馬跟隨。到了門首，都一齊下馬來拜丈母。再看看梅玉的花容，十分動火。進得門，請出孔千戶娘子磕了一個頭，拜下去。孫媒婆即請梅玉姑娘出去拜見。那梅玉從昨日打扮，金桂姐替他勻臉梳頭，忙了兩日，好不齊整。

舞鸞妝罷拭鉛華，明鏡當前散彩霞。  
月夜影寒生桂魄，春寒暈滿映桃花。  
夢隨仙游憑青鳥，愁逐天香點絳鴉。  
未得離魂如倩女，嬌容先已到君家。

金二官人進得門來，金桂、梅玉早已打疊起行雲眼睛要看個十分飽，恨不得從上從下一眼看透。孫媒掀簾子請出來相見。金二官人在大覺寺燒香時久已看了八分。孫媒掀裙子，扯胳膊，在旁誇個不絕道：「選遍了東京城，也沒有姑娘這個苗條身兒。」又看著梅玉道：「我說二爺一表人才，隨甚麼公子王孫，那有這二爺風流的。」說畢，梅玉拜上一拜，退入房中。千戶娘子留席，金二官人只吃了一鍾茶，不肯坐，謝了又謝，只道是不成個禮，出門上馬去了。落下的席面，留下幾碗，待孫媒打發擔上吃了。賞了一兩銀子，又回了兩雙男鞋，一付枕頂汗巾香囊四件。又封了一兩銀子，謝了孫媒，哪知道他暗裡已得了一半了。

金桂在旁看了金二官人，不覺十分酸楚，想起劉癩子，心裡又忙又恨：「這個冤家死了，我也不愁沒有這個俏郎君。如今閃得我進退兩難，白白的守著空寡，誰肯來提我的？」那黎指揮娘子也有些眼裡火起，對著孫媒說：「求他早晚替姑娘尋個主兒，只像這金二爺的就好了。」孫媒道：「我不知這位姑娘也沒許下人家。奶奶既然許口，我管情尋的比孫姑娘還要十全，只教他兩位念我聲，也強似咒罵我。」笑著去了。

八月十五日，黎家母子先到大覺寺燒香，安了床帳，抬了幾件粗重傢伙去。看了看宅子，前後二層，後面一個菜園，原是花園，因做了三教堂，後來隔斷了。還有兩樹桂花，開得甚香，十分方便。是夜回家，買些酒菜下飯，兩家作別。又是中秋，兩個寡婦孤女，一住二三年，好不親熱，明日一個要嫁，一個要搬，都湊在一時離別，不覺自然腸斷。前世夙緣將盡，今生苦債難還。這一場離別，十分難捨，大家一場酸楚。只有兩個女兒，哽哽咽咽，不好出聲，兩淚分流，也不像是姊妹，到像婊子孤老，情熱要死的一般。